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 杂文的 艺术特质

阎庆生著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

阎庆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80,000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10094·441 定价: 0.83 元

引 言

杂文，是鲁迅一生同敌人战斗的主要武器，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迅杂文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历程，堪称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丰碑。而它深刻强大的思想威力是同其至为动人的艺术魅力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对于鲁迅杂文，我们不仅必须从思想方面研究它，同时，还必须从艺术方面研究它。

长期以来，鲁迅杂文艺术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也存在着若干问题。我以为，以往鲁迅杂文艺术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往往就事论事，较多地分析了鲁迅杂文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具体方法、具体特点，而未能从理论上论证杂文这种“独立文体”的根本特征和创作规律，未能阐明鲁迅杂文是从哪些环节、哪些方面体现艺术的本质的。一些正确的命题，如说鲁迅的杂文是“政论与诗的统一”，“文艺性的政论”，是“逻辑思维 and 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有机结合”，虽然提出了，但由于未能追根寻底，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不免流于空泛，多年来只是被简单地重复着。因此，如何从鲁迅杂文艺术的分析中，揭示出杂文何以是一种独立的文体，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艺术特质”与“艺术特征”、“艺术特色”是虽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究竟何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研究中

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把杂文同一般的文学作品等同起来，要求它始终运用形象思维，从中寻找艺术典型；或将讽刺、隐晦曲折等当作鲁迅杂文，进而当作所有杂文的根本特点；或将杂文当作一般的理论文章，要求它具有严整周密的逻辑；等等。而在杂文创作上，忽视艺术性、艺术上粗糙的倾向一直存在着。

在港、台和国外，不少研究者不承认鲁迅杂文是艺术品。这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有政治上的，也有认识上的，此外还有翻译上的……，比较复杂。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夏志清说鲁迅杂文“不顾逻辑和事实”，“代表他创作力的衰竭”，“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罗罗嗦嗦。”（《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台湾，梁实秋是一直否定鲁迅杂文的。另外，周锦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写道：“……至于后来分量很多的骂人杂文，那是不能算做文学作品的。”郑学稼在《鲁迅正传》中写道：“倘使他不写杂感，从事写作，可以成为中国的福楼拜。但他向与自己素来主张相反的道路走去，以‘杂感家’为中共的工具……”至于一般读者，因着多种原因，对于鲁迅杂文接触较少，难于有比较正确、深入的认识。

因之，要真正阐明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就不能不从理论上对杂文这一文体的根本特征进行研究，不能不探索鲁迅杂文具备怎样的艺术特质。这对于深入学习鲁迅杂文的艺术，明确鲁迅杂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和崇高地位；对于回答一些人从艺术方面对鲁迅杂文的攻击；对于澄清一些读者、研究者在鲁迅杂文艺术问题上存在的某些误解和偏见；对于为当前的杂文创作提供借鉴，都是必要的。

序

刘建军 蒙万夫

阎庆生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出版，我们十分高兴。作者是年轻人，曾经先以大学生后以研究生，两度修业于我们执教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同我们有较长时间的相处。眼见他在学术研究园地上，刻苦努力，辛勤耕耘，已经有所收获，取得了值得珍重的果实，欣慰之情，油然而生。他以在书前写几句话相嘱，我们即使怎样的不行，也是乐于从命的。

但写几句什么话呢？我们想，序无定则，这几句话，可以是仅就论文本身说的，也可以是别的有关的话。当然，无论是哪一方面，都要涉及鲁迅和鲁迅研究。鲁迅及其研究，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课题和领域。而进一步提高鲁迅研究水平，是研究者和读者共有的迫切希望。在这方面，我们难于讲出有见地的话，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

杂文是鲁迅毕生业绩的主要表现，既是战斗的匕首，也是艺术的珍品。这种古已有之的文学体裁，一到鲁迅手里，不但思想内容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且艺术形式也有了独特的创造。文坛大师的匠心独运的熔铸，造就了一代小品文的蓬勃生机。严峻而深邃的逻辑分析同活跃而多采的形象描绘的有机结合，形

成了鲁迅杂文独有的格调和风貌。在鲁迅杂文里，伟大文学家的鲁迅和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相融合的崇高形象，比之于他的其他创作，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鲜明，更富于个性特色。庆生的著述，着眼于鲁迅杂文艺术性这个方面，通过它，我们对这点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会有具体而新鲜的感受和认识。

每当我们阅读鲁迅杂文和先生的其他作品的时候，不能不惊异先生的思想竟然如此的丰富深刻，多少年前的事他早说透彻了，多少年后的事他似乎又预言到了。但他又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超人的圣哲，而是一个中国特定时代孕育的脚踏实地的普通人、战士。他的作品原并不希图藏之名山，都是为了当时的喜怒哀乐而写的，或为当时的前行者呐喊的，或为了象一颗子弹射穿敌对者的，然而这些似乎可以被人诬为速朽的作品却不朽起来了。它们在普通的读者和他们繁衍的后代的心灵中找到了永远失不掉的地位。这是任何藏之名山的作品不能比拟的。

鲁迅先生的作品和普通读者是相通的。因为鲁迅先生写作品的时候，只是要做读者极诚实的朋友，勇敢地抨击着他所以为非的，热烈地爱护着他所以为是的，无情地解剖着自己。他的赤诚，他的无掩饰，他对生活的看法，他对人的态度，他对未来的希望，都是一个普通的面对现实的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共鸣的，因此也是其他国家善良人民可以理解的共鸣的。他的伟大和平凡实在是不可分的，正象任何真理一样，都是朴素的平凡的，又是深刻的，给人揭示了奥秘，指明了前途的。鲁迅是寻求解放的人民群众的最亲切的朋友和导师。

鲁迅虽然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通的，但并不是说他和我

们每一个人一样，都站在同样的水平线上。鲁迅的成就已达到一个时代思想、文学发展的高峰。高山仰止。鲁迅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农村，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西方文化影响和马列主义理论，都有极深刻的观察、学习和研究，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和开创新时代的旗手。他的作品丰富深厚，真如生活的海洋一样浩瀚。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我们研究工作者不能不感到多方面的力不胜任。可能是在思想认识上，在文学的欣赏上，在道德情操上，甚至是在知识的渊博上，都会感到和先生有着太大的距离。这些，都不能不直接影响到研究工作的准确性和深刻性。

因此，要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以为，最根本的是首先把鲁迅研究者自己提高。我们不是脱离实际地要求鲁迅研究工作者都达到和先生一样的水平，但是经过努力，却必须和先生前进在同一条道路和同一方向上，不妨也有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站在先生的前面。这样就会说出、写出符合先生实际的有真知灼见的话和文章，避免那种用庸人的眼光谈思想家的鲁迅，用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的眼光谈鲁迅的讽刺和反抗，用教条主义者的眼光谈鲁迅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用孤陋寡闻者的眼光谈鲁迅的借鉴和创造等等现象的发生。研究成果的生命不在数量而在质量。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只能诞生于有思想、有学识、有见地的真正理解鲁迅的研究者手中。这自然是个高标准的要求，但它是可以为之奋斗的，也是可能达到的。只要有了这种自觉性，或许经过努力并未达到，但是肯定研究者就会有较大的提高，写出一些比较认真的著作。

这种鲁迅研究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是一项迫切的内容丰富的学习任务，不可以把它理解得过分狭窄，不是仅

仅多读几本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任务概括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鲁迅研究工作者的学习任务，在我们看来，也应当包括这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鲁迅研究本身的现状、历史、理论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鲁迅研究必须放置于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的现状、历史、理论方面的学习内容。后者似乎是我们一般研究者容易忽略而实际上是千万不应该忽略的学习内容。只有通过这种内容的认真的学习，鲁迅研究工作者才会从根本上有所提高，才会在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等基本问题上有比较正确、比较清楚的认识。鲁迅的所有作品，实质上也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一种观察、体验、认识的反映，尽管它带有某种洞彻事物底里、难以超越的思想、艺术意义，却仍然是这种性质的精神产品。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社会问题和艺术反映社会问题上有了共同的立场和语言，就能互相靠拢，以至于深知。仅就某问题而研究某问题，仅就鲁迅作品而谈鲁迅作品，是会步履艰难的。应该有更广阔的眼界，和更多方面的思想、学识、修养的基础。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阎庆生同志的著作《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这是一本对读者不会没有帮助的认真的学术著作。也许是因为思维、心理学等学科目前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得作者在他面对的领域，总的说来，现在还未能取得令人更为满意的突破，但是读者从这本著述中，仍然会清楚地看到这位青年研究工作者进行理论探求的勇气和成绩。这本专著有它开阔的地方，把杂文的艺术特质提到思维方式的意义上进行研究；也有它不够开阔的地方，较少地放在一定社会思想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杂文的艺术特质。我们想，作者作为一个年轻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从自己的实践中会更深切地感到，多么需要提高，多么需要从更广阔的

方面提高自己。

鲁迅研究的提高，还需要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整个鲁迅研究工作近年来在清除“左”倾思潮影响之后，已有了很大的改观，领域更为开阔，思想更为活跃，出现了不少比较扎实、比较认真、比较新颖的著述。一批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引人注目，显示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的生气。那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研究成果，我们觉得，除了作者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外，很重要的条件是，运用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现代社会科学必须遵循的指南。我们应当注意防止在鲁迅研究领域自觉不自觉地排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做法，同时，也要继续清除“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当人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南，而只是把它作为标签或万应灵丹的时候，它就会丧失了生命和活力，变成使人们裹足不前的束缚。任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被人们看成不变的教条的时候，它便成了社会科学探求的阻力。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不断清除教条主义和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鲁迅研究领域的影响，我们就能更好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真正树立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历史的辩证的方法，从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中，对具体事物做具体的分析。这种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具体地讲，也不外分析的方法，综合的方法。从内、外联系上，从个别特征上，寻求差异，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找出共同，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综合不是简单的类比和拼凑，而是找出事物不同方面的新的规定的质。所以分析和综合，都缺少不了辩证的观点。掌握科学的方法，开拓新的领域，重视从多学科的交叉上研究鲁迅，也许有可能使这个领

域的研究天地愈来愈广阔，新鲜的研究成果愈来愈多。

我们可以看到，阎庆生在自己的论著中进行着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探求。他不是利用其它文体的一些具体特点，例如利用文学散文和论文两种体裁各自的一些具体特点，来比附和印证鲁迅杂文的艺术特点，以扩充作品分析实例的方法，实际上简单重复别人已有的概念和结论，而是在有选择的接受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鲁迅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体裁，以它所具有的评论性和文艺性这两重性为立足点，从整体上和两重性这个新质态的辩证理解中，全面把握它的根本属性和创作规律，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阐明它是从哪些方面、又是如何体现“两重性”这种独特的艺术本质的。作者论证了在逻辑论证、形象刻画、结构形式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鲁迅杂文是如何接受“两重性”这一内在因素的制约和规定，形成自己既不同于论文又区别于文学散文的奇异风貌，被导向融合了双方面某些本质的交叉领域，而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这些，构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的最为显著的特点。

多年来，鲁迅研究是有成绩的。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鲁迅研究的成果更为突出。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文章、著作，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它们各具特色，共同充实和丰富着鲁迅研究园地。但也应看到，鲁迅杂文的研究，特别是杂文艺术性的研究，却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这方面的论文和著述，至今也还不多，而且水平也不能说都是很高的。后来者应当居上，至少应当在某一点上有所突破或接近突破。老一辈的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研究工作者，正在以新的装束，进行着新的攀登。前景是令人鼓舞的。当此之际，阎庆生把自己的发轫之作，呈献在读者面前，也会

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论证的扎实，文笔的细腻，语言的讲求，还在其次，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鲁迅杂文艺术性研究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新的开拓，所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以及在运用科学方法上所进行的一些摸索。应当说，《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阐述鲁迅杂文艺术性最初的专著，一个新的收获。

作为热爱鲁迅先生作品的读者，每读一次鲁迅的作品，便对先生增加了一些理解和更深一层的热爱，也更期望着鲁迅研究工作的提高。这些拳拳之情，想来不至于由于语言的唐突，引起内行们的厚责吧？是为序。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刘建军 蒙万夫(1)
引 言	(1)
第一章 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	(1)
第二章 卓然变体 自成格局	
——鲁迅杂文逻辑思维的若干特色	(14)
第三章 白描·象征·心理描写	
——鲁迅杂文刻画人物的基本手法	(54)
第四章 丰富多样 娴熟自如	
——鲁迅杂文的形象化方法	(88)
第五章 神与物游 天地开阔	
——鲁迅杂文中的艺术想象	(124)
第六章 经纬贯通 妙绪纷披	
——鲁迅杂文的结构 两种思维方式的相互渗透	(152)
第七章 “具象”“表情” 形式擅美	
——鲁迅杂文的语言	(184)
第八章 锋利·冷峻·精警·幽默	
——鲁迅杂文的风格	(215)
结 语	(229)
附录 鲁迅杂文创造了典型吗?	(231)
后 记	(245)

第一章 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

“杂文”，在一定意义上说，比任何一种文体都要复杂。它的具体样式极为多样，粗略地说，包括杂感、短评、随笔、札记、序跋、讲演、书简、日记、答问、启事、絮语、“集锦”、戏剧对白、速写、按语，等等。要透过这丰富多样的体裁，找到“杂文”这种独立文体的本质特征，并不那么容易。

现在通行的“杂文”定义是：文艺性的评论。这是用鲁迅杂文概括其它各类杂文的本质特征。据我看，这个定义基本上是科学的，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文体的本质属性。不过，一个定义没有相应的中肯的科学阐释，那就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说，在鲁迅式的杂文之外，还有非鲁迅式的杂文。科学小品、历史小品、资料考证等体，显然与鲁迅那种以议论为主、着眼于社会批评的杂文有别，三十年代陈子展的学术考证，丰子恺和孔另境的随笔，就是例证。这就提出了用“文艺性的评论”概括所有各类杂文的本质属性究竟准确不准确的问题。另外，在杂文包括鲁迅杂文的研究中，由于未能准确地把握文体的本质特征，出现了不少偏差。如有人把鲁迅杂文的特点仅仅看作是运用讽刺、反语、比喻，或以为是隐晦曲折。有人甚至狭隘地认为，只有用鲁迅笔法写的，才能算是“杂文”。这原因就在于没有分清什么是“杂文”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什么是鲁迅——一个具体作家——杂文的具体特点，将二者混在一起

了。前不久，一位评论家写道：“鲁迅对杂文特点的看法怎样？概括地说就是以讽刺的笔法，‘对于时弊的攻击’。”^①显然，这是把鲁迅杂文的一个具体特点当成了它的根本特点，并把凡杂文都运用讽刺的笔法这一观点强加给了鲁迅。鲁迅杂文的讽刺特色确实很突出，但并非篇篇皆有；而在杂文之外，他的一些诗歌、小说，同样具有深长的讽刺意味。鲁迅在谈“讽刺”的时候，不只提到杂文，而且提到小说（包括外国的和古典的）。可见，把“讽刺”当作杂文必然具备的特点是欠妥的。还有人一谈到“杂文”，总是一味地强调这种文体在题材、结构、写法等方面的多样化，而不大从它兼有文学和评论两种性质这一根本点上去看问题。其结果，往往本末倒置，使人弄不清它的“多样化”和“杂”统一的基础究竟何在。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杂文”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

我以为，从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区别入手，易于揭示杂文的本质特征。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类可归，有其质的确定性，但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相邻的两类事物之间，总有中间、边缘地带，有某些过渡物存在。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别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等既相区别，又相渗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也就是说，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它们既有“分”，又有“合”。就文学来说，除了比较纯粹的文学和非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介乎二者之间的杂文学。这种现象，与文学内部各种形式的相互渗透（产生了散文诗、诗剧、寓言诗、童话剧等），艺术内部各种形式的相互渗透（产生了美术片、舞台艺术片、饰有绘画或雕塑的建筑等），艺术与非艺术的相互渗透（产生了科教片、新闻纪录片、武术、杂技等）一

样，都是辩证法的体现。

文学散文中也有“纯”、“杂”之分。一般地说，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是纯文学，因为这两类散文都是靠描绘艺术形象和生活图画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运用的主要是形象思维。汉代的赋和某些史传，虽产生于文学尚未自觉的时代，但它们仍不失为比较纯粹的文学散文。魏晋以后，这种比较纯粹的文学散文当然更多了。而只要是以议论为主的带有一定文学性的散文，就只能算是杂文学。先秦诸子的散文，将哲学、政论或学术与文学结合在一起，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应以杂文学视之。但因其主导的方面是直接发议论，就不能不运用逻辑思维，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去证明某个论点。所以，它不可能主要地用形象思维的方式，用生活本身的形式去显示某个主题，而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使用。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只能属于杂文学。魏晋以前，就有杂文学。从魏晋起，文学自觉的时代开始了，但因社会实践的需要，文学作品与哲学、学术、应用文章，仍然既有分，又有合。一方面，抒情、叙事散文大量产生；另一方面，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亦不少。一些思想家、著作家固然要涉足文坛，而一些作家、艺术家也难免要写作应用文字。于是，散文领域里杂文学作品就不断涌现，大有与抒情、叙事散文抗衡之势、媲美之态。这类非纯粹的文学散文的产生，从客观方面讲，社会实践需要它（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从主观条件方面讲，人类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除了相区别、相对立的一面外，还存在着相互渗透、转化、联结、补充的一面，遂使二者在具体材料的基础上妥贴地结合成为可能。

杂文学散文，写得好的，可以将三段论与生活图画、逻辑论证与形象显示、理智与感情熔于一炉，达到高度的、完美的结合，其艺术成就未必低于某些优秀的抒情、叙事散文。因之，在抒情散文、叙事散文与议论散文中间，只有相对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千百年来，人们固然喜爱散文史上的抒情、叙事名篇，但不也同样地激赏《谏逐客书》、《过秦论》、《师说》、《杂说》、《非国语》、《六国论》、《卖柑者言》等议论类散文的精品吗？

鲁迅杂文，是以议论为主。这与他的以叙事为主的《朝花夕拾》，以抒情为主的《野草》诸篇一作比较，便很清楚。毋庸置疑，他杂文集中所收的一小部分文章，并非以议论为主。如《准风月谈》中的《秋夜纪游》属于散文诗；《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同《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大体相近；《二心集》中的《柔石小传》属于传略；《且介亭杂文》中的《答国际文学社问》属于说明性质的应用文；《集外集拾遗》中的《关于小说目录两件》则为资料……。鲁迅杂文集中这类非以议论为主的文章，除一些就是、或近于纯文学外，其余的算是广义的杂文。就是这些广义的杂文，一般都包含有一定份量的议论因素。鲁迅之所以将这些也收入他的杂文集，恐怕有两个原因：一、在对杂文的看法上，鲁迅取广义；二、在《野草》、《朝花夕拾》两书出版后，他只零星地写过一些偏重于抒情或叙事的散文，时间前后拉得较长，不便单独结集出版。鲁迅整个创作的立脚点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是为了战斗，他自然不会机械地按照文学概论中各种文体的定义去编辑文集。加上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具有多方面的、卓越的艺术才能，善于继承、创新，所以

他的各类文学创作包括杂文创作，在形式、题材、写法等方面，无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特别是形式的相互渗透融化，写法的灵活多样，正中有变，更是蔚为奇观。这体现在他的杂文集中，便是文体分类的相对性，狭义、广义杂文的统一性。否则，他的一些杂文集中夹有诗歌、个别学术论著，就不好解释了。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狭义的杂文同广义的杂文有何关系。首先，要弄清它们各自的含义。我以为，以议论为主的，是狭义的杂文；虽带有议论性但不很突出的，如某些应用文（启事、答问、资料等）以及以介绍知识为宗旨的各类小品，是广义的杂文。从量的方面看，鲁迅杂文集中，狭义的占绝大部分，广义的只占一小部分。就是这些广义的杂文，毕竟带有一定的议论性和文学性，与纯文学、非文学是有着区别的。一般地说，广义杂文，其性质主要是说明。这类杂文的实用性强，适应着日常生活的需要，不着重去论证某个问题，也不必带有较强的文学性。但因其一般地多少带有一定的文学性，而说明在性质上与议论相近，同样要用逻辑思维^②，所以这类文章仍可归于杂文。如《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③、《〈艺苑朝华〉广告》^④、《〈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⑤、《鲁迅启事》^⑥、《介绍〈海上述林〉上卷》^⑦等，就是广义的杂文。正是在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而又非以抒情、叙事为主这一点上，狭、广二义的杂文统一起来了。能否这样说：在杂文这个范围内，狭义杂文是中心，广义杂文是外围？——至少，鲁迅的杂文是如此。他的杂文集，除个别集子（如《坟》、《集外集拾遗》等）所收广义杂文篇数稍多外，大部分集子或全部为狭义杂文，或仅收录很